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一百七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姑息第二

唐順宗貞元二十二年正月即位二月壬子淄青節度使李師古以師次滑州西界初告哀使未至鄭滑軍裨將吏自京師得遺詔本歸以示節度李元素元素以師古隣接欲為不自外使密以其本示之師古不受曰京

師無訃告何故妄言杖其使幾死舉兵以脅元素元素
懼上表請自貶朝廷兩慰解之初師古聞消息遂以師
自至濮州伺候為變借元素為名以動衆及聞帝即位
即罷界上兵
憲宗永貞元年十二月己酉以新授給事中前劍南西
川攝節度行軍司馬知留後兼御史中丞劉闢為檢校
工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管内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

及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等使於時韋臯卒闢阻兵以求節度詔除給事中冀其入朝闢不受缺貞元舊風也

元和元年六月淄青李師古死弟師道擅命遣判官崔承寵孔目官林英相繼奏事時杜黄裳作相欲乘其未定也以計分削之帝以蜀川方擾不能加兵於師道遂命建王審遥領節度以師道為留後歲餘竟授以旌節

二年八月命給事中房式充幽州成德義武等軍宣慰使時三節度劉濟王士真張茂昭各持宿嫌交惡聞於朝故有是命

四年三月以淮南節度判官孔戡為衛尉寺丞分司東都戡嘗佐昭義軍節度使盧從史數以事爭論不從因謝病去從史彊以禮遣而陰銜之居東都久之為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所辟而從史忿嫉累請貶降故有是命

十一月彰義軍節度吳少誠卒五年三月授遂王宥
節度以彰義軍兵馬使兼申州刺史吳少陽爲銀青
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權知蔡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等州觀察等使留後仍
賜上柱國初少誠疾亟家僮單于熊兒者僞以少誠
意取少陽至時少誠已不知人乃僞署少陽攝副使
知軍州事少誠子元慶年二十餘先爲軍職少陽寀
害之及少誠死少陽自爲留後時王承宗求繼士貞

位不受詔帝業以討承宗不欲兵連兩河乃以宥王遥領少陽為留後焉

五年七月庚子鎮州王承宗遣節度巡官崔遂上表二封乞自陳首兼請吏員輸其常賦是月制曰夫蓋之如天容之如地王者之盛德叛而伐之服而捨之魯史之明義所患教化之未弘不患威令之不振所患忿懥之不當不患臣妾之不恭遂稔惡以彰典刑納忠誠以滌瑕釁糾慝宥罪其在斯乎朕嗣守丕圖虔奉先訓明有

所未燭信有所未孚德罔洽人而懲法度之未一道靡
化物而慮風俗之未齊頃者誤於知人因以動衆雖亂
是用長俾投於荒而靖以自思敢怯其過故太尉中書
令武俊嘗扱艱危有大勳力重以親戚連其子孫壯容
圖於縑績武烈書於鐘鼎十代之後尚延其寵渥四海
之内豈利其土田我之初心蓋不如此盧從史首獻章
表深陳便宜是以頗類于向公如流遂昧於進孰乃割
二郡別為一鎮付其密親以示無外而承宗不諭朝廷

遂干國章以至于斯事豈得已既而將帥同德干戈四臨幽薊以節制之衆汎城池易定以雄猛之師獻俘馘火則方燎天其可逃然而大兵所羅庶物皆殞農桑遂廢於壠畝老幼咸膏於鋒鏑爲之父母深用憫然王承宗困而能通迷而斯復冒於白刃貢以赤誠仰日月以激於中腸罄封部而誓於後効賦奉其常數官奉其闕員以闔境之性命祈肆赦之恩澤我亦思省至於再三違命而用刑蓋有常憲順命而赦罪是亦前經寰海之

饒寧私於數縣之地雨露之溥豈遺於一境之人加恩俾復其土疆改過是還其官秩其王承宗特宜洗雪依前起復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外檢校工部尚書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充成德軍節度管内度支營田等使鎮冀深趙德棣等州觀察處置使成德軍將士官爵實封等一切如舊待之如初諸道行營將士等皆賈雄心爭輸忠力以戰則勝以攻則摧加以跋涉道途暴露原野各宜賞級

仍并歸還宜共賜物二十八萬四百二十端疋並令度支隨便近即時支遣仍令糧料使與本軍計會豐厚宴設於戲帝王作兵以輔文德雷雨施澤亦酌人情況乎忠烈之遺勲親之後每稱破敵嘗用愧懷聞覆衆而增傷覽捷書而興歎一夫不獲尚泣於前王百姓何辜罹禍於兹日雖為彼制孰非吾人事茍便時朕寧屈已庶當修政思理推誠致和奉天地之心大祖宗之業姑以濟物豈務申威虞帝之征載示兩階之舞殷王之網式

弘三面之仁惠此方隅置於安靜凡百多士宜諒予懷初王士貞卒三軍推承宗為留後朝廷伺其變累月不問承宗懼上表請割德棣二州繇是起復授成德軍節度使又授德州刺史薛昌朝為德棣觀察使承宗遣數百騎往德州虜昌朝以歸乃詔削承宗官爵命左神策護軍中尉吐突承璀以討之是役也招討之任非中外所期又諸軍多觀望養寇逗留不進轉餉靡費日以鉅萬淄青幽州累有章表請赦承宗帝乃因從史之罪歸

其惡而宥承宗不得已而為之已酉加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幽州節度使劉濟檢校司徒兼中書令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檢校司空兼太子太保辛亥加河東節度使范希朝檢校司徒淄青節度使李師道檢校尚書右僕射橫海軍節度使程執恭檢校尚書右僕射竝以兵罷加賞也乙卯幽州節度劉濟為其子緫所殺朝廷不知其事以緫為起復檢校工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幽州盧龍軍節度管內

度支營田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畧盧龍軍等使七年十月魏博監軍奏當道三軍舉其將田興知軍州事甲辰制曰經邦制理先務於安人秉義納忠諒存乎體國其有堅持正性動合衆心才當與能善足垂勸則宜荷推轂之寄爲分閫之臣建侯貞師宣我利澤魏博軍步射都知兵馬使同節度副使檢校祕書監兼御史中丞淅國公田興深明有融忠孝是力介若金石通乎弛張效用思齊於昔賢潔誠期報於君父生此王國跡

淪戎藩逢時乃彰會節有立曰元臣即代裔子幼年小人任事以作威諸將屏息而增懼政理滋紊刑章亟乖羣臣危疑幾致顛越朕用憂閔方圖輯寧而興任在轅門深惟大體義勇斯奮奸雄伏辜士心所歸不令而肅征鎮安固厥庸茂焉既而保貴胄之家將致上國全故帥之績求復中軍表章屢疏情懇備至以勲則特異以義則可觀周旋令圖葢有餘裕朕髙懸爵命以待能賢嘉爾殊勞允宜懋賞晉軍謀帥郤縠甞學於詩書漢將

議功賚融實冠於名節魏郊巨鎮河上奥區杖鉞可以宣國威觀風可以率彝典習俗至於丕變疲甿徯而汔康佇光册書用寄心膂榮級繼登於七命顯秩超踐於六卿仍兼副相之雄以重元戎之委服兹休命其懋戒哉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魏博等州節度管内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勲封如故初貞元中昭義軍節度使李抱真卒雒州刺史元誼以州兵五千叛歸田緒後田季安納

誼女為妻及季安以風疾廢亂頗虐殺人子懷諫年十一為府司馬兼御史中丞節度副使元氏乃召督兵將指明禍福約立懷諫為帥皆唯唯莫敢違乃遷季安於別寢月餘季安卒有家僮蔣士則主親兵持權數易大將懷諫出令盡士則之為也軍中以朝廷久無命衆情不固田興者其先與季安別族後稱為從祖兄少在魏軍以武藝信厚為衆所服興因寓直而巡更卒迭來覲興興懼深拒之質明入衙兵衆數千環附興興驚遽頓

仆於地其衆連呼不散興揚言曰欲聽吾命且勿犯副大使衆皆曰諾亂兵殺將士則等十數人而止即日移懷諫於外興既立爲留後葬季安畢送懷諫於京師十月辛酉制曰奉君親竭忠孝人倫之大端也賢智所以盡心賞功勞懋明節國家之急務也皇王所以致理朕嗣服丕業恭臨萬邦每念政之未孚化有不暨怵惕惟勵載勤于懷嘗以爲宵質稟靈皆思嚮善亦甄明撫導推示至誠樹績必使其光揚罹患必圖其安緝永言及

此終食豈忘魏博大藩東夏雄屏軍戎勇於見義黎庶懷於有仁自中原始兵革之虞河朔為用武之地抱才器者或感恩而盡力申節効者果因事而彰明時將太寧斯獲予志近田季安薨謝兵於幼童奸邪憑依妄肆威福一境危慄懼致覆亾比屋凋傷疲於杼軸田興仗義奮發剪去憸人大安方隅屢獻忠懇達三軍奉上之志激千里望闕之誠誓遵典彝不變舊俗忠諫指切感於朕心是用特授旌旄俾靖封畧言念將士同德叶謀

守正如金石之堅凌寒挺松栢之操垂令名於不朽示
臣節於將來清風載揚丹欵可鑒嘉尚歎息勞於寢興
賞不踰時式示旌勸其管内百姓等身勞耕稼力竭征
傜每念於懷用當憂憫宜令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往
魏博宣慰親諭朕意仍賜錢一百五十萬貫以河陽院
諸道合進内庫綾絹綿等支送充賞給將士及州縣百
姓差科宜給復一年使之蘇息州縣之中或有殘破偏
甚者委田興逐便宜處分朕以布澤之時務從人欲好

生之德期洽衆心魏博管内宜赦見禁囚徒其與田興
叶心立功大將及判官等委興具名銜聞奏當有甄升
如有父母在别加優恤當道從前已來官吏將校等或
忠義可嘉而刑戮濫及如有此色委田興條録奏聞當
加追贈如有家口見存宜厚加優恤管内高年惸獨或
天寳遺人夙霑皇化或孤獨癈疾不能自存委田興差
官存問仍量給粟帛管内有清勤奉職為衆所知者委
田興具事䟽奏聞當加進改如身在丘園行義素著或

才兼文武名節可稱亦委田興具名聞薦贈太尉季安姻戚舊臣嘗任將相飾終之典宜示優崇其葬事委田興差官勾當禮物之閒務從周厚田懷諫在疚之初政出羣小因致軍府騷然不寧以其年幼有足矜憫待其到京之日一門量加存恤嗚呼聳善念功惟恐不及卹人厚下惟恐不豐庶乎大治雍熈遂櫜弓矢為仁繇己其道信然樹德務滋在乎終始凡百多士宜悉朕懷田興頗觀書知君臣父子之道嘗力行之朝廷知其嚮順

宰臣李絳上請命使招諭及厚加賞賜及裴度至興極懼又請度至封內州縣宣揚恩澤辛巳以前魏博節度副使兼馬步都知兵馬使田懷諫起復為遊擊將軍守右監門衛將軍仍賜宅及芻米等

十年正月乙酉進授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韓弘守司徒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初德宗方以公相寵勲臣宰相歴列官代於制勑者多至八九及數年老者不世繼守者無功遂不加其名元和初平章事在藩鎮不過一二而已至三年始加弘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後王鍔以檢校司徒凡歴三大鎮及在太原有功李吉甫請授鍔同平章事弘

自領汴州以敢殺致安勢重於中而位在鍔下每咎吉甫及吉甫卒乃致書於宰相武元衡以露其忿自處將帥二十年未甞再覲朝廷亦未能以誠信待弘方欲用其形勢以臨淮西故命守司徒同平章事以加鍔上焉

其秋出師遂命弘為淮西諸軍行營都統遣其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於行營十二年賊平就加兼侍中累拜封許國公又以公武為鄜坊節度使

十一年十一月丙寅幽州節度使檢校司空劉總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鄆州節度使李師道進位檢校司空初師道幸吳元濟之亂因冦徐州李光顔拔凌雲柵

師道懼乃偽貢誠款帝以力未可并討乃遣給事中柳公綽往宣慰且觀其所為師道苟以遜順為辭故尚加命寵

十四年二月巳巳勑王承宗與三軍將士輸忠效力叶志同心恭守典章誓除寇虜俗化丕變風猷特高如聞水旱之餘供費未贍務令優濟保洽恩和宜賜綾絹布共萬端疋初王師討吳元濟承宗與師道繼獻章表請宥元濟其牙將尹少卿奏事至中書見宰相語意不遜

武元衡怒叱出之承宗益不順遣盜殺元衡帝赫怒命六節度之衆討之時淮西用兵國用虛竭詔權罷焉至十二年誅元濟承宗始懼求救於田弘正遣人送其子及牙將至闕下帝以弘正表疏相繼重違其意而有斯命
八月己酉制曰納大忠樹嘉績爲臣所以明極節錫殊寵進高秩有國所以待元臣況乎邦敎誕敷王言總會百辟攸憲四方式瞻永念於懷久虛其位載揚成命僉

曰休哉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持節汴州諸軍事汴州刺史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三千户韓弘降神挺材積厚成器中藴深閎之量外標嚴重之姿有輔國濟時之心推誠不耀有夷凶禁暴之畧杖義益彰自鎮浚郊二十餘載師徒禀訓而咸肅吏士奉法而愈明俗臻和平人用庶富威聲之重隱若山崇屬者淮瀆肆征命統羣帥克殄殘孽惟乃有指蹤之功及齊境興

妖分師進討遂梟元惡惟乃有畧地之効旣聞旋旆俄請執珪深陳魏闕之誠遠繼韓侯之志朝天有慶就日方申又抗表章固辭戎旅三加敦諭所守彌堅于藩于宣諒功於注意我弼我輔難違其衷懇式遂良願載兼上司論道之崇因之以齊八政中樞之長昇之以贊萬務玄衮赤舄備於寵光不有其人孰膺斯任於戲出總兵柄入叅廟謨家國之慶盈門君臣之道交泰爲我柱石古今曷儔服而滋恭以佑乃辟可守司徒兼中書令

此官汾陽王子儀西平王晟以冠代功業而居之弘二十年不入朝具累遷轉至於斯拜蓋朝廷始以姑息終用大體其勢然也弘鎮大梁一十餘歲所管四州征賦皆以自贍未嘗有上供者專務聚財積穀峻法樹威而莊毅寡言沈靖多斷鄰封如李師古吳少誠輩皆憚之詔使宣諭弘多倨待朝廷每為益覆其後勢屈入覲寵待逾等人臣之幸如弘者益寡焉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檢校右散騎常侍兼瀛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瀛莫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時幽州節度使劉總娶涿州刺史張臯女臯與士玫有内外之屬故請其瀛莫二州為兼察以

士玖上請因而用之非選衆任能也

七月幽州監軍使奏軍亂因節度使張弘靖於別館推朱洄知兵馬事洄推其子克融統軍務詔諸軍討之十二月乙酉制赦幽州軍拘留張弘靖盧士玖暨專害府寮之罪以幽州都知兵馬使檢校殿中監兼監察御史朱克融為檢校左散騎常侍幽州節度使自憲宗皇帝削平羣叛之後帑藏空虛帝踐阼之初錫賚過制及幽鎮事起徵發賞賜財力殫竭又行營諸節度及領偏師者皆有勑使監鎮悉選取驍騎號衙隊自防衛列于陣者皆羸懦之衆故戰則奔北鮮有成功議者以是役命將非不良徼

師非不多而無尺寸之効者制置不一朝廷以克融能全弘靖為名因而赦之以廷湊殺弘正之罪故併兵誅之顧物力事勢然爾

八月鎮州兵亂殺節度使田弘正推都將王廷湊知兵馬事弘正子布鎮涇原朝廷急徵布為魏博節度布旣禎賚軍士乃選其將史憲誠為先鋒兵馬使以憲誠前出已麾下必能輸竭故盡以精鋭付焉是時屢有中使賚急詔促其進兵布遂以全軍三萬七千出抵賊之冀州南宫縣進軍下賊二柵而魏人怯於格戰且以寒雪

餽餉不給寢無鬬志憲誠故嘗懷貳因從而間之俄有詔分布軍與光顔合勢東救深州其衆因大潰多為憲誠所有布提兵八千以十二月十日還魏州十一日會諸將復議興師而將卒益驕惰皆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行之若使戰皆不能也布自度其下終不為用歎曰功無成矣布即日密表陳軍情入啓父靈抽刀刺心而絶乃以魏博中書先鋒兵馬使史憲誠為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等州節度觀

察等使先是田布為裨將時遇𢙣誠於行伍間累進戎職皆緜布薦寵及布統魏師待之益厚兼命其子為親將竟謀背叛布死遂據其城府朝廷不得已因命焉

二年二月甲子制曰朕以非德纂承鴻緒屬先皇帝掃刷中㝢康濟兆民八荒晏然五兵咸息甞兢懐于繼述思致理於和平豈以樂戰為心佳兵在念而鎮州以承宗云亡自歸誠欵幽州以劉總懇志願釋兵符相繼來同無思不服非朕勤於遠畧力以致之亦既綏柔咸加

濡澤不愛金帛以惠於戎士不吝爵賞以寵其偏裨復加台臣咸推謹厚庶將朕志以靖方隅而佚於既安莫能思患曽未累月旋聞叛離朕亦欲因其人心以命長帥顧念弘正盡忠先朝身嬰戕害家受屠戮為之元首能不痛心是用下制先申告諭求其兇惡寘釋幽寃仍令四面節制各守封疆不欲遽加明罰所望自効忠誠而將士等懼罪以相保王庭湊為衆之所迫固其州壤捍以兵鋒每聞戰爭永念黎庶為之君父又可忍乎是

用輟食忘寢晝夜萬慮恭惟烈祖之訓必用兼愛之心務以安人為國本不以窮武為威力顧予寡昧敢忘遵承為追念而興師已極君臣之分為軫憂而捨罪豈非帝王之道況王庭湊倉卒之際固非始謀接之以恩榮自當展其志意委之以戎鎮必冀効於勲庸徊福無門行之即是弛張在我用亦何常茍推信誠便保忠順茍得其衆孰非吾人推而任之式示榮寵宜特捨雪仍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

成德軍節度鎮兾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應承成德軍將士官爵一切依舊待之如初仍令兵部侍郎韓愈充宣慰使於戲捨彼三軍患非不至於彼闔境恩非不周令弘寛大之恩以應陽和之令使離散者見親愛之樂暴露者歸室家之安各宜感悦以就寧泰布告中外體朕意焉是時河朔復亂庭湊寔首其惡殘害長帥及其𠋣屬僚佐從而殲焉其逆如此而竟從舍雪授以節制葢兵不得息八年矣愛人含垢制時以宜

丙寅制以前成德軍節度鎮兾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牛元翼為檢校工部尚書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臨漢監牧等使初元翼以守深州功有成德鎮冀王庭湊以已罪未赦圍元翼益急凡官軍救元翼者三面而至皆屈於芻食不能前進雖李光顔亦堅辟而已日與軍士分採芻薪度支給以紅腐之粟人不及救庭湊以故得設數重之圍至是不得已授庭

湊節而寵元翼以漢南馬三月盧龍軍節度使朱克融
成德軍節度使庭湊並進檢校工部尚書時庭湊雖得
節制怒元翼之堅守故深州之圍不解克融以兵同濟
其惡至是有宣慰中使至幽州克融上言前月得裴度
書令解深州之圍以今月一日抽兵還本道訖庭湊兵
亦稍解故竝以尚書寵之
是月徐州監軍使奏當道節度副使王智興自河北行
營領兵迴以今月十四日入城逐其節度使崔羣智興

自領軍務已未以武寧軍節度副使兼御史大夫王智興為檢校工部尚書兼敘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智興出自武寧行伍累至大將元和末將徐兵北扞李師道嘗以少擊衆聲振海岱間累拜沂州刺史及奉詔會討王庭湊智興領兵三千仍加節度副使以寵之本軍有勇敢者多在其所統既居戎倅以功位自疑崔羣亦慮其歸還非已能制累表請追智興授以他官事未行詔班師智興以幽

鎮二方怙亂受節繇是幸心益熾先期入境羣聞之驚使從事勞問且言先輸其器甲仍留其衆於城外以十騎自隨智興不從率衆斬關而入見羣及監軍使拜而伏曰此軍情也乃為羣具行夫騎乘無不周悉及判官從吏皆如素焉又殺不同已者十餘人然後以兵送羣至埇橋遂掠鹽鐵院錢帛及汴路進物商旅資貨率取其三分之二又以兵刼濠州刺史侯弘度棄城走朝廷以新罷兵力未能討遂以節授之

四月王庭湊表請追贈三代乃贈庭湊曾祖五哥之越州都督又贈其祖末怛活左散騎常侍又贈其父升朝禮部尚書徇其特請也

文宗太和元年五月丙子以天平軍節度使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烏重胤為横海軍節度使兼滄州刺史充滄景德棣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前攝横海軍節度副使檢校國子祭酒滄州長史侍御史李同捷起復為雲麾將軍守右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右

散騎常侍兼兖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兖海沂等州節度
觀察處置等使就加魏博節度使檢校司空史憲誠檢
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丑就加幽州節度使檢
校户部尚書李載義檢校尚書右僕射平盧軍節度使
檢校工部尚書康志睦為檢校户部尚書鎮州節度使
檢校司空王庭湊為檢校司徒是時既以李同捷節度
兖海尚虞羣帥生事故咸有就加之命以寵安之
二年九月滄州節度使李寰為夏州刺史充夏綏銀宥

等州節度觀察押蕃等使依前檢校左僕射寰前在滄州擁兵不進知中外議論自懷不安遂請入覲詔旨優許因有是命

十一月賜定幽州綾絹各五萬疋昭義綾絹三萬疋有中使自易定來奏諸道行營節度賞薄爲詞故累加給賚是時滄鎮未平王師業已問罪則置供軍糧料使日費甚厚而兩河諸帥重邀功賞每與賊戰輙增首級以聞其後對見賜與者衆矣至於發帑藏徵散收贈帛征馬去亦無筭繇是天下守土者以助軍進獻率不下數萬疋

三年三月乙巳太原奏中使杜英奇到易定行營宣舉當道兵馬使傅毅充易定節度三軍不受共舉易定都知兵馬使張璠其傅毅領軍三百二十人走投本道戊申以張璠為檢校左散騎常侍易定節度使己酉以張璠新上賜帛五萬疋

七月己未先送魏博史憲誠旌節中使劉弘逸奏云六月二十五日到魏州二十六日夜三軍殺史憲誠舉大將何進滔其新節度使李聽入城不得壬子召宰臣裴

度王播路隨對于延英詔以魏博節度衙内都知兵馬使檢校祕書監兼侍御史何進滔為檢校左散騎常侍充魏博節度使壬申詔雪王庭湊依前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太原公成德軍節度使先是滄州李同捷求代父任詔授以兖海同捷不奉詔投欵於庭湊廷湊出兵撓魏北境以接之詔絶廷湊進奉時河朔連兵日久朝廷益苦饋餉之費及同捷授首廷湊亦微露誠欵於隣封帝揣知中外之心所宜故有恩蕩之詔

九月以王廷凑洗雪命有司先籍入其留邸及店鋪等并令却付官吏所繇德棣諸州者并放還
五年正月庚申幽州監軍使上言節度李載義於毬場送宣賜德政碑中使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同打毬志誠等遂於毬場叫呼謀亂載義當日走投易州又奏志誠殺莫州刺史張慶初以載義姻黨故也帝聞之驚促召宰臣入對時兵部尚書平章事牛僧孺早入先召見帝惕然曰幽州之事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臣

被召疾趨容臣稍緩息具條以對帝良久曰卿以為不足憂何也僧孺曰陛下以范陽得失繫國家憂戚耶且自安史亂後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兼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倚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誠節鉞借其土地必自為力爪牙之用固不計於逆順臣固曰不足煩聖慮

帝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壬戌李載義遣從事上言自破滄州後累表請赴闕廷頻奉詔旨不許令月十三日於毬場為晉衙兵馬將楊志誠𪖐動其日辰時將男正元并隨從軍將奔赴闕廷帝令中使至太原以采宣迎并賜以書詔紫衣牙笏玉帶并藥一合銀器一箇所在宣賜甲子賜載義永寧里第一所壬申載義為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令所司擇日册命以嘉王運為幽州盧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以志誠為幽州節度

觀察等使留後是日詔中使以米麪粟豆油鹽共一千石錢二千貫綾絹三千疋柴四十車草一萬束就永寧里第宣賜載義又令尚食日給十人生料翌日又命以良馬一疋并鞍就第以賜之及賓佐將吏無不廣霑恩錫

四月以楊志誠為工部檢校尚書并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押奚契丹兩蕃經畧等使

七年八月楊志誠就加檢校左僕射用舍弘之典也初志誠轉吏部尚書詔下進奏官徐廸詣中書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事體只知自尚書改僕射為遷不知以工部轉吏部為美且軍士盛飾以待新恩一旦復為尚書軍中必怒令中使往其勢恐不得出及使至其僕奔還奏曰志誠怒不得僕射三軍亦有怨言中使竝為志誠縶留矣志誠遣使讓官復賜官告其使不受而歸朝廷納裴度之言務以含弘故再加僕射載義為河東節度使時楊志誠

復為部下所逐過太原載義躬自毆擊遂欲殺之賴從事救解以免然而擅殺志誠之妻孥將卒朝廷錄其功曲法不問

開成三年六月壬寅以康州流人王晏平為永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晏平為靈武節度使去任日取征馬四百餘匹及借兵器千餘事遂隱沒妄為申破台司推勘獄狀悉具計贓七千餘貫以晏平之父智興嘗有戰功故特免死從流未至流所魏博鎮州幽州三節使有表請雪遂除撫州司馬給事韋溫薛廷老盧弘宣等

封敕改爲永州司户韋温等又封還帝命中人宣慰温等制命始行時晏平在縗麻之中未至流所廣以金帛交結中外既得免死旋又除官復假三鎮之勢以迫朝廷而執事者但務姑息河北不守法理時論惜之

册府元龜卷一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一百七十八至八十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孫慰祖

册府元龜卷七百七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姑息第三

唐宣宗大中四年幽州戎帥周（臣欽若等曰史失名）寢疾表乞都知兵馬使張仲武留後朝廷可其奏加右散騎常侍其年冬詔賜旌節遷檢校工部尚書

僖宗廣明元年以巢賊陷闕帝巡狩於褒斜四川節度

使陳敬瑄迎扈至蜀行闕之事一以委焉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頴川郡王及駕回賜鐵券捨其十死

中和四年正月制授鹿晏洪山南西道興元節度管内觀察處置使興元尹晏洪本許州郡校中和初從中武軍監護楊復光討賊京師賊平復光卒軍無所統乃以本軍并徐宋之兵西入射胡關陷襄鄧及下金州洋州路直抵興元初則云西赴行在及所歷封壤悉皆屠之

軍士驕猾晏洪不得制因進逼與元其帥牛勗不能拒奔赴成都朝廷以京邑初平議其姑息詔授留後至是加節制馬

光啟元年三月以徐州節度使時溥為鉅鹿郡王制曰天用日月司之以晦明帝賴股肱寄之以休戚念其功則報無所恡厚其賞則誡在可危爾勿狥於驕盈吾靡勞於姑息也時溥為時傑出臨難慨然用禮樂為身基知德刑為戰器文惟附衆武足取威萬旅無譁一方底

定朕以彭門人兼滄楚地控淮河因命專征果聞善訓
公忠所化氣俗自平極將相之崇高作藩宣之軌則噫
成功未易持禄尤難倚伏相循安危是繫朕嘗覽祖宗
之紀每欽蕭濟之圖尚父汾陽王太尉武穆王皆道合
中興勲高往烈然子儀以恢弘體國保富貴於永年而
光弼雖剛正奉公積猜嫌於晚節蓋坦懐未至則全美
或虧言念大臣足為前鑒惟爾竭誠保奉著節始終疇
咨雖顯於上台制爵宜加於異姓彼邦遺事故老當傳

勿勞銘鼎之恭用永紳河之誓服兹休寵慎乃令圖庶
俾君臣永於竹帛
昭宗大順元年制以德州刺史權知滄州兵馬留後盧
彦威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滄州御史大夫充義昌軍節
度滄德觀察處置等使彦威光啓末逐其帥楊全玫求
旄節朝廷以邑邏都將曹誠為滄德節度誠雖不至任
而彦威之請不行至是王鎔羅弘信因張璿用兵為彦
威論請故有斯授

二年三月制以青州留後王師範加檢校兵部尚書平盧軍節度使是歲鎮州王鎔曽有表薦曰臣聞推亡固存古有明義興滅繼絶書著前文盖聖王弘延賞之恩哲后開勸能之道故吳君録舊育凌統之孤兒漢帝追功舉張良之愛子臣伏見故淄青節度使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敬武將星發彩金匱傳符推心皆務於政經戮力每勤於王室自艱難變運鑾輅省方海嶽一隅不驚刁斗關鐵數路嘗走梯航加以淪落衣冠

流亡民庶皆能賑䘏盡致昭蘇可謂輔國藎臣佐時良
牧而不幸秋蘭敗葉朝露晞光俄成就木之悲不盡登
壇之寄其男檢校工部尚書權知留後事師範親為嫡
長才實瑰奇早綰父兵夙知軍志張飛之敵每說無前
魏萬之名咸言必大頃以元戎物故外府事殷體人情
懷騷動之虞俟朝奏有闗河之隔以是連營義旅比屋
蒸黎追戀社以增哀思名棠而瀝懇爰從苫塊抑主兵
戎分少撫寒盡同赤子望雲就日傾罄丹誠今則戈戟

罷尋光陰已變險夷一致首尾二年雄稜真是其將門造次不渝於臣節雖皇華紫誥慰安相繼於道途而舊旆油幢承寵未聞其擬議將何以寛諸衆望塞彼羣情光成季之高勲表臧孫之後嗣伏望皇帝陛下信敷九有仁覆萬方當惟新草故之時思就俗理人之道克全修偃早委節旄俾其户户披雲皆瞻白日人人棄管盡觀青天覃四時不宰之功救五郡倒懸之苦則豈獨自夷及夏咸知嫗煦之恩誠亦在存與亡俱荷生成之施

初師範父敬武本青州無棣人少為牙將會安師儒乾符中為師遣平賊有功尤寵之及巢寇犯長安逐師儒自為留後時朝廷多故因授正命累加至檢校司空平章事去年敬武卒三軍以師範為留後表請旌節朝廷不允制以前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為師棣州刺史張蟾迎之師範遣將盧弘攻蟾弘復叛回軍以攻青州師範雖年小多智數乃遣人重賂迎弘請避賢路乞守先人墳墓全首領而已弘然之既入師範伏壯士擒而殺焉

安潛乃歸闕如此二年朝廷未降節鉞至是以恒山表薦為名乃加是命

景福二年正月鳳翔李茂貞奏以興元知軍府事李繼密率本軍越授梓州從之初梓州顧彥暉兄彥朗以大順初卒三軍以彥暉為留後茂貞表薦遂加正命及降旄節為興元楊守亮所滯後茂貞敗守亮收復興元曾有表請再降東川制命詞曰臣聞鏤鼎書旂必歸於勲德分茅建秩允屬於賢良明朝無濫賞之文聖代絶且

侯之論其有功標峴首業著燕然殊恩尋降於虎符睿渥已頒於龍節旋遇蛇蟠劒棧棘植銅梁遮日月之迴光阻山河而倒浪今則初開九折漸涸長鯨宜宣旣往之恩合舉已行之命臣熟稽通論方敢上聞倘無棄於瞽言庶有裨於玄鑒臣伏見東川節度使顧彥暉門傳將畧代襲軍功佩董卓之雙鞬撚由基之一鏃南金鍊質經大冶而彌堅東箭推心遇繁霜而轉勁伏自頃歲蚊雷聚響螗斧稱威風搖而海嶽將傾火烘而薫蘭不

辨顧彥暉與亡兄彥朗提戈鴈塞奮臂龍沙同驅䖍剳之師入奉紀綱之僕青黄杵下辛勤果建於勲庸赤白囊中動静罔違於禁制伏以先皇帝鑾旌反正鳳輦初安爰置酒以論功遂圖儀而表德顧彥暉亡兄彥朗由是榮頒劒履顯誓山河飾金之象猶新垂露之文未滅豈謂憂時積疹奉國勞神三秋而大樹忽凋半夜而將星潛殞是致人皆罷市里為輟舂淚碑雖没於蒿萊畫象但喧於簫鼓顧彥暉以三軍擁路百姓排闗感羊祜

之遺心請馮君之繼踵伏自暫持紀律權總貔貅謝玄
用才雖履屐而有任句踐撫士從觴豆而皆均伏蒙皇
帝陛下俯念羣情仍憐異政降旌幢而示寵宣雨露以
酧功風行而天下皆聞日照而人間竝見不謂綿州刺
史楊守亮鴟張要路蟻聚通津擅抑芝泥強留瑞節名
兵戈於武定阻琛賮於褒梁大肆虔劉將營統制臣與
邠州節度使王行瑜同興義旅共伐奸謀一揮而梟鵩
離巢再戰而猿猱失木既通劒路尋達刀州顧彦暉屢

捧詔書曾頒旌鉞非是剪桐之戲已承裂地之封濡涵而難滯舊恩錫賚而願加新節猶希進秩用表優賢臣謬竊臨戎嘗思舉善敢覬先茅之賞庶導連茹之文時朝廷遂命使再降旌節皆茂貞保薦之力也是月彦暉與西川王建爭田疆理相失遂戰鬭不絶既乞援茂貞乃以兵赴焉

三月制以捧日都頭陳珮為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使扈蹕都頭曹誠為黔州刺史黔中節度使耀德都頭

李鋋為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宣武都頭孫惟晟為江陵尹荆南節度使竝加特進同平章事各令赴鎮竝落軍權時朝議以李茂貞傲侮王命武臣難制欲用杜讓能及親王典禁兵故罷五將之權兼以平章事悅其心

六月制以鳳翔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中書令鳳翔尹上柱國岐王食邑四千五百户李茂貞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

十月詔雷州司戸參軍杜讓能賜自盡於臨皐驛初讓能為太尉與李茂貞不協景德初楊守亮為茂貞所敗以朝廷欲割果閬州姑息之茂貞怒陳言讓能曰宰弼外鎮四夷内安百姓陰陽不順猶資燮理之功宇宙將傾尚假扶持之力即萬靈舒慘四海安危盡係朝綱咸繇廟筭既為重任方屬元臣況國步多艱皇居未壯曩日九衢三市草擁荒丘當時萬戸千門霜凝白骨大厦傾欹而未已沉痾綿息以無餘皆曰非賢臣無以拯社

稷之危非真宰無以革寰區之弊今公捨築入夢投竿為師踐履中台制臨外閫不究興亡之理罕聞決斷之機蓋意有所不平心有所未悟輒思上問願審臧謀竊見楊守亮擅舉干戈阻難西道將圖割據吞併東川據巴賨為萬窟恣豺狼於梁漢致十年荆棘果聞敗衂尋挫兇狂既前去而不諧思却歸而無地當道與邠州見為阻隔綱運方舉問罪師徒忽朝廷授武定之雙旌割果閬之兩郡未審是何名目酬何功勞忝大國之紀綱

蠱天子之州縣非惟取笑於童稚抑且包羞於馬牛儻
謂奇謀信爲獨見伏慮明公賞逆黨無君之子慣忠臣
奉國之心要助奸邪須摧正直又聞公切於保位利在
安家商量不自於中書剸割全通於内地雖知淵奥罕
測津涯亦聞駭異羣情頗是諠騰衆口未敢便陳章表
明述是非伏冀明知特加密示用袪疑惑稍決指歸時
讓能抗答之茂貞繇是轉怒焉後以茂貞跋扈既深帝
謂讓能曰春秋之義將而必誅安有甸服之間顯違朝

旨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討四方其謂我何讓能奏曰艱
難已來行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織附之者
衆一旦難驟草之京師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危懼設有
陵犯損威愈甚願陛下稍解雷霆之怒而熟計之昔漢
文以吳濞不朝賜之几杖正爲此也帝曰政刑弛紊詔
令不出都門斯乃賈生慟哭之秋也書不云乎藥不瞑
眩厥疾不瘳朕不欲孱孱守活坐取凌削因除宰臣徐
彥若鎮鳳翔以茂貞爲興元尹以嗣覃王率禁軍送彥

若或茂貞遷延不受代即攻之軍旅所决一委讓能讓能因上言曰陛下憤藩臣倔强必欲彊幹弱枝以隆王室則請宣名中外大臣與臣同心戮力以成陛下之志不宜獨任微臣也帝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均休共戚勿以此為辭爾讓能曰臣待罪台司所未乞骸者思有以報陛下也安敢愛身以避事况陛下之志憲宗之志也但時有所不便執有所必然他日臣雖受晁錯之辜不足以弭七國之患敢不奉詔繼之以死及禁兵將出儉

人奸黨咸聲言此一舉也非朝廷之謀讓能報私怨也王師旣敗茂貞向闕帝御樓斬軍容使西門重遂斬樞密使李周童以徇茂貞茂貞進兵臨皐驛抗表曰無辜加罪杜讓能之始謀也非中使之罪請殺讓能讓能奏曰臣固預言之矣今獨有歸罪於臣可紓國難帝不得已貶雷州司户叅軍仍詔送茂貞軍前茂貞具禮出迎至驛復表請行朝典如此往來者竟遣中使害讓能於驛内

十二月制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守中書令進封秦王兼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王行瑜賜號尚父賜鐵券

乾寧三年鳳翔李茂貞逼京師諸王率禁兵奉車駕將幸太原次渭北華州韓建遣子充奉表請蹕駐華州乃詔曰鎮國軍節度使韓建忠貫雪霜義堅金石十陳章表備竭憂國之誠一詣行宮愈驗愛君之志況華州城壘牢固糧儲贍豐兵士又免遠行車輿且絶他慮時詔下之後信宿而至華以華之公署為行宮

八月又付韓建詔曰卿武抱七德瑞應四靈挺生德門佐我丕作絲衣就養深知百行之原布被奉家不以三公之貴朕聞卿高節奬卿崇勲遷幸已來社稷是託卿宜每闕朝政莫惜揣摩既位列大臣亦不為越分至於道路警候晨夜隄防皆佇良籌用致高枕無令奔軼以慰焦勞諸道節度使知卿至忠服卿威望卿宜各移書檄告以安危使有兵者陳勤王赴難之謀豐財者展急病上供之効合成忠孝同濟艱難啓我中興允屬上將

山河為誓不在他人初帝在富平以人情阻撓召建議之建即至跣露首罪言發涕流帝亦為之色動竟未知其心也及入華公卿近侍皆與建膠固不敢專行制令故下詔使建揣摩時政得失及告諭藩鎮時建乃上言云昔先皇帝幸蜀都之日陳敬瑄守鎮錦城過恃寵私多所條預所以遠方觀聽物論諠然臣豈敢導彼覆車同其濫吹至於隄防道路拱衛乘輿夙夜在心是臣之職

四年三月丙子制以韓建資忠靖國功臣封昌黎郡王

五月乙亥以建八表讓昌黎郡王詔曰卿始以勤儉鎮關輔為列嶽準繩近以忠赤扈和鑾立大朝綱紀誠款備盡豐省中規下有慰於孝思上無累於供億創行廟之功也羣后在廷盛典咸舉復累朝之廢墜崇萬代之本根建儲宮之効也而又請散兵甲大斥奸邪忠言屢聞成績可數以身許國其心動天雖仲尼興微管之言漢祖有必勑之謂方用經濟殊曰寂寥永言茂恩詎非

異數但念成人之美君子所先執德不回格言斯尚是用寢美號重封之澤就謙光崇讓之規足以警勵貪夫教化疲俗已議依允尤切歎嘉

九月癸酉詔以太子太師盧知猷撰韓建德政碑文前戶部侍郎司空圖為頌建累表堅讓從之初是歲春華人表請為建立碑時建上第三表讓至是知猷與圖詞成帝令琢其二碑建又面奏堅乞寢勅其碑竟不立

十月癸卯制韓建兼輔國軍節度使長春宮使初李瑭

領同州瑭茂貞之養子也時帝自播遷巳來怒茂貞未巳將遣宰臣孫偓理駕下軍及率諸鎮討之韓建累諫故未果行瑭知之故逃鳳翔至是命建兼之時建亦陳讓詔曰卿才本濟時道惟師古致君不期於辱市憂國每至於忘家自朕薄狩近關倐逾週歲備見忠勤之効莫非傾盡之心允謂良臣宜膺重寄會同州元戎失職軍旅不安況接行朝尤思得帥是用資爾兼領鎮乎危邦冀疲瘵之漸蘇而煙塵之徹警何乃遽陳章表過有

撝冲方藉當仁豈宜多讓固難依允無至再三尋遣供奉官祁彦祥宣賜旌節官告至建理所尋授馬建巳兼判京兆尹有跋扈之志而致瑭之去鎮人亦意建所揺動也

光化元年九月戊辰制加韓建守太傅兼中書令興德尹頴川郡王并賜鐵券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十月丁酉改封頴川郡王韓建為許國公又賜鐵券是月魏博節度使羅弘信卒三軍立其子副大使紹威知兵馬

事尋賜之節鉞

天復三年五月辛丑下制以兩收宮闕扶危保國功臣鳳翔隴右兼四鎮北庭行軍彰義軍節度涇原渭武等州觀察營田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尚書令兼侍中鳳翔尹李茂貞可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茂貞自天復初反正之後朝廷多故盡并河西四鎮及秦隴四州山南八府父子兄弟方牧十餘人朝廷姑息不暇遂加尚書令進封岐王至是失勢以朱全忠官纔至中書令

心不自安乃累上表乞罷尚書令有詔允之改授太師後唐莊宗天祐十八年鎮州大將張文禮殺其帥王鎔文禮請旄節於帝帝曰文禮之罪期於不赦適當斬首以謝寃魂詎敢邀干旄節賓友曰王氏之寃實繇文禮方事之殷且須含垢不欲與人生事但假之以五命徐為後圖帝不得已從之四月乃遣上介盧質承制授文禮為鎮州兵馬留後文禮既殺王鎔父子舉族殄滅鎔子及其妻朱氏以通梁人尋間道告於梁曰王氏喪於亂軍普寧公主無恙文禮徇賊張友順所請因為留後於渾城視事以俟上疏兼要節旄

尋亦奉牋勸進莊宗姑示含容而可其請

明宗天成元年九月制扶天輔國翊佐功臣天策上將軍武安等軍節度湖南鄂岳等道管内觀察處置兼三司水陸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尚書令潭州大都督府長史使持節都督鄂州諸軍事守鄂州刺史上柱國楚王食邑一萬七千户食實封一千五百户馬殷可撿校太師守尚書令餘竝如故天策上將軍之號舊無此官名偽梁時馬殷驕僭求尚書令偽梁以唐太宗為此官歷朝不置今既革命隨請與之殷又以太宗為天策上將

遣紀綱求之梁宣於制冊内又加軍字馬殷以謬論請數四且云人臣舊無此號將來更處何官梁人不聽殷黽勉不能辭至今為號也

十月壬子制叶盟輔國功臣靜江軍節度使桂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使持節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上柱國扶風郡王食邑六千户馬賨可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一百户制云爾已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既無品秩陞遷准以井田增益此要語也名器假人如此謂所以長歎息者無如之何

二年四月兖州節度使充北面招討使房知温奏盧臺

屯兵殺冀州刺史招討副使烏震初詔震代知温帥鎮知温怒震遽至有怨言因縱博誘牙兵殺震於席上㑹次將安審通保騎軍隔河按兵不動知温懼其不濟乃束身渡水復結審通逐其亂軍以奏朝廷姑息知温下詔鄴盡殺軍兵家口老幼數萬清淇為之變色尋詔遣知温就便之鎮以安反側

十月青州節度使霍彦威差人走馬進箭一對稱賀殺逆黨帝却賜彦威箭一對傳箭者蕃家之符信也起兵令衆即傳之今霍彦威以蕃

將為人臣下而傳箭於君上不典之甚也

四年七月荆南行軍節度司馬高從誨遣都押衙劉謙巳進贖罪銀三千兩從誨父季興自偽梁時為荆帥據有其地莊宗平中原季興懼自請入覲復令歸鎮及帝嗣位季興表請峽内諸州仍舊圖隷屬朝議纔允季興即謀彊取時魏王繼岌平兩川舟運奇貨數艘下峽為季興所掠繕城自守帝命襄帥劉訓率師討之遇水退季興臣於楊溥受偽爵命洎季興死從誨歸國謙巳至帝御中興殿陳荆州之貢於庭顧謂侍臣曰父子罪不相及季興負恩殁身於地從誨悔禍乃心本朝予以恩信待人有何不可安重誨拜而言曰陛下以德和人不俟舞干草心從化臣等敢賀

長興元年正月荆南奏峽州刺史高季雍歸州刺史孫

文乞且依舊任從之

四月河中楊彦温叛遣殿直都知范氳押金鞍轡馬金帶散馬衣一襲及絳州刺史官告勅牒往河中賜彦温

十二月戊午制荆南節度使高從誨亡父扶天輔國翊佐功臣荆南節度歸峽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尚書令江陵尹上柱國南平王食邑八千户食實封五百户高季興可贈太尉從誨母趙國夫人朱氏可贈吳國夫人

二年正月敕故保邦崇德忠略康濟功臣天策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上柱國楚王食邑一萬八千户食實封一千六百户馬殷品位俱高封崇已極無官可贈宜賜謚兼神道碑文仍以王禮葬是月静江軍節度馬賨卒廢朝贈尚書令賨楚王殷之弟也

三年五月東川董璋為孟知祥所殺樞密使范延光等奏曰荆南所奏兩川事宜雖未有興元奏報此事必不憑虛臣等料孟知祥若兼有兩川雖除心腹之患然其

軍衆皆吾將士寧不思歸知祥縱若專制劒南仍憂此輩謀變料其籌筭必欲外恃朝廷形勢以制諸軍然陛下茍不能屈意招攜彼亦無繇草面帝曰知祥予故人也以賊臣間諜致兹阻隔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即令供奉官李環使西川賜知祥詔曰省洋州及興元奏探聞得董璋把截劒門關路不通利州與西川往來兼稱董璋自領徒黨侵逼西川管界西川已出兵士禦備其利州人情不安未知兩川的實音耗等事朕聞天惟福

善神必禍淫玄鑒昭然冥符定矣故積功累仁者無所不濟窮兵黷武者未或不亡是以齊國尊周終全霸業吳王伐越自取喪亡畧驗古今足分成敗卿時推間傑世仰全才知治亂於未萌測安危於未兆首參締搆再復宗祧英謀逈掩於耿吳茂業遐超於申甫論功為最錫壤居先自居守於北門往鎮臨於西蜀安民有術撫衆多恩方靜治於龜城期永扶於鳳闕董瑋比膺朝寄薦領戎旃曾無犬馬之勞但縱豺狼之性頃歲潛懷逆

節密設奸機志欲兼并懇謀間諜始奏卿之得失知朕不容後說朝廷之短長圖卿相信只憑詭詐便欲侵吞欲西犯於蜀川遂東窺於閬郡不煩覼縷可驗包藏亂常之罪惡既彰伐叛之刑書難赦朕乃睠求良帥殄滅兇渠此際尋委卿兼都川行營供饋應接使方倚仗於戚藩俄阻艱於寇境路岐雖隔情好如初中間令進奏官蘇愿及進奉軍杜紹本等相次歸還令傳詔旨想其到彼備達予懷卿禦敵多方折衝有備雖深嫉惡猶示

睦鄰尚抑驍雄覩其釁隙而董璋果然顛蹶盡露奸邪初控扼於劒門遽侵騷於錦里為臣若此滅族非遥卿可嚴誡師徒妙絶籌畫按茲良便速殄元兇朕亦尋遣軍前徑臨境上為卿犄角扼賊咽喉佇掃蕩於氛霾復流通於信使當畢異渥式獎殊功卿宜慎固遠圖秉扶大節保君臣之重義成家世之美名况卿骨月至多丘園在此自來存問竝得安全可表朕之倚卿所頼卿之為朕佇覩英斷定集大勲豈惟只委於節旄長居貴盛

兼倹別頒於綸綍更廣封崇奸醜自分始終可鑒其爲眷注無忘寐興今遣卿外甥李環齎詔慰諭想當知悉

九月乙未供奉官李環自西川使迴進呈西川節度孟知祥表三封并信物先賜金盤盞注子紗羅孟子等又奏福慶長公主以今年正月十二日薨兩川因環而通也環太祖弟忻州刺史克寧子也克寧事見莊宗實録克寧妻孟氏知祥之妹克寧既誅歸孟氏時隨知祥在蜀朝廷既聞知祥殺董璋收復東川無人通信乃令李環省母因齎詔慰諭環具陳朝廷相厚之意知祥復稱藩如初自此驕倨不法矣

甲辰先遣供奉官陳延矩往遂合等州

值董璋叛隔在西川至是延矩李環同來賫到孟知祥表三道一謝昭雪請酬奬破董璋立功將校趙季良等五人乞加節鉞一部内刺史令録官員乞許行墨制乙巳遣閤門使劉思政充西川宣諭使與知祥詔曰省所奏東川董璋爰自為鄰從初不睦嘗厚誣於表疏每深間於朝廷欲竊兵權來併土宇忽去年四月二十八日暴興兵士至五月一日驟入漢州尋差馬步都指揮使兼知武信軍節度留後李仁罕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兼

知寧江軍節度兵馬留後張知鄴衙内都指揮使兼知昭武軍留後李肇等各於界分警備又令副使權知武泰軍節度留後趙季良在府巡守其左廂馬步都指揮使兼知保寧軍節度留後趙廷隱先次部領兵士三萬人出次新都鄉自統領衙隊二萬人騎繼進至三日交戰殺敗董璋斬首萬餘級執八千人擒賊將校八千餘人甲馬七百匹收衣甲器械十萬事其董璋與男光嗣四日己時走入東川前陵州刺史王暉斬璋父子首級

來獻軍門尋收下東川城又奏今夏方議賞功其文武將吏等衆意難違已取六月十一日權兼東川指揮公事具悉朕以董璋位列山河名兼將相全昧輸忠事主以禮睦鄰輒恣兇狂擬謀吞噬譖卿則妄呈章奏誑朕則欲竊兵權奸計未成賊機尋露旣無間於搆惑唯有志以攻侵卿雖認包藏久從含忍但務戢兵而靜治只期應敵以禦衝俟落彀中即加翦撲若居度外且示協和而董璋果出妖巢暴興叛黨忽犯成都之境驟踰漢

郡之疆蟻聚蜂屯鴟張豕突謂錦川而可取謂天網而可逃及卿密運戎機大張軍執劒戟川排而亘野旌旗雲布以蔽天鵝鸛纔交豺狼巳殄棄甲者追擒旣盡投羅者剿戮無遺尋追元兇遁歸孤壘不暇守陴而慟哭便當傳首以迎降惡蔓頓除禍胎全拔永肅潼江之波浪盡收鄜道之封疆不有賢良誰分憂寄儻非英特孰靜方隅紀功而煥耀旂常載德而輝華簡册捷音初至慶快良深嘉歎之餘旌醻是切況聞衆懇巳請兼權實

契朕懷即加真命其為睠矚無忘寐興其立功將校權兼留務李仁罕張知鄴李肇趙季良已下咸著忠良亦須正授續行渥澤相次獎酬想宜知悉又詔曰朕猥以眇躬纘承丕構賴忠良之共理冀寰宇之永康矧念元勲早聯懿戚永保君臣之分足諭終始之心卿出應貞期生符間氣洞曉圯橋之兵畧玄通渭水之戎韜重整漢儀首參大計再隆周道逈立殊功實有令名載於良史是膺朝獎繼領藩宣外則覃聲教於百蠻内則効忠

勤於雙闕交修職貢備竭臣誠方表率於諸侯永維持於景運不謂董璋夙懷蠆毒潛貯狼貪擬并吞於仁封詐傾輸於直節密飛章奏累述事機或敘卿之短長或報卿之動靜無非鬬激每欲攻侵朝廷貴要協和久從隱忍表文具在事狀甚明及知不納其讒邪乃去反陳於離間仍於鄰道頓起釁端只憑誑惑之詞便作窺覦之暴既干紀律須舉憲章爰命帥臣共平寇孽此際遂委卿兼東川行營供饋應接使如斯倚注豈有猜嫌渥

澤方行使車將發旋屬道途之阻塞復當邊境之沸騰
繇是去意莫通來音亦絶偶致關防之多事乆聞分野
之延災蓋以朕至德未孚純風未洽每自責躬罪已敢
忘旰食宵衣況卿動稟箴規深懐鑒識從初料其操守
豈敢徇彼狂迷只應屢中巧言偶生疑論遂且徐觀其
向背終圖自别於妍媸其間但務訓兵止期應敵遐想
勤王之力詎移許國之心所以中間先令進奏官蘇愿
及進奉軍將杜紹本等相次歸還式明安慰朕又知董

璋果謀鼠竊轉逑鴟張輒侵岷益之崇封俄越梓潼之末界玆察詭計究彼初心附皮毛脣齒之歡足明矯妄竊郡邑金湯之利可驗包藏朕乃爭遣近臣徑齎明詔示其犄角表此招懷仍許優恩別傳密旨果聞卿意備體予懷即決遠圖亟回英斷驅鋭旅而既殲寇黨取危城而方剿渠魁爰効至忠克全大節盡傾衷素疊貢封章併袪往日之疑襟細述此時之戎事大朝正朔奉之不渝列鎮規程守之無易仍厚支其館穀濟隅過之王

人載認恭勤益明尊奬尚未舛悞得以平持今後協和
自然悠久魚水之情宛在山河之任永居足保勳榮轉
期富貴至於封賞固不食言凡在繫文更宜宣力嘉歎
之外注矚斯深
十月乙酉朔帝見羣臣於端明殿再遣李環奉使劒南
初同光末魏王繼岌平定兩川及班師留兵五千人鎮
守自後安重誨潛釀兵釁欲圖兩川每除授川中刺史
必以兵從小郡不下五百人以牙隊為名先是夏魯奇

所率兵三千人赴鎮遂州及董璋先留東川兵士我之精甲不下三萬人陷在蜀川孟知祥豐給厚賜將校與妻孥田宅邀其死力而趙廷隱李仁罕李肇等皆吾之將校也知祥自補授藩鎮知祥既敗董璋兼東川亦不遣復以聞洎李瓌往宣詔旨知祥驕矜自恃乃上章云臣當道先隅留川中兵士乞發遣家口骨月來入川今再遣李瓌與知祥詔曰供奉官陳延矩回覽所奏逐閬黔夔等州自此差來所屯軍都將士等當府已厚給衣

糧盡令優足其指揮都頭各隨職次悉以安排雖因事以在川固係籍而為國但念各有家口骨肉在本管軍營居此者已有生涯在彼者寧無離戀伏乞勅見在營幕放前件將士家口入川等事具悉切自釁起枰綿𤇆延巴蜀蘇兹奸賊累我蓋臣阻渥澤以不通搆猜嫌而莫解果招神感自就天誅卿有勇有謀克忠克孝雖偶遭詿誤而每切推崇率師徒而繼殄鄰兇貢表章而尋輸臣節兼以諸方戍卒皆厚給於衣糧數道王人亦優

加於供待周勤若是嘉歎良深并奏人名已係兵籍朕既推誠而待物卿方盡瘁以事君卿安即是朕安在彼何殊在此所謂家眷東地更乞發西行既覽奏陳固議俞允尋命宣兹表意採彼輿言皆以久抱睽離極思團聚但以捨兹九族就彼一身雖綠蘿琴瑟之情分飛甚苦而松柏丘園之戀拋棄尤難又知已有生涯恐虞刦相棄擲況聞兩川曾經戰鬬必有殺傷既難輕議於往來兼恐不實其存殁切恐去不相見往無所依轉令兩

地之困空盡致一家之沉没聞兹哀訴又可憫懐其如口數頗多地里極遠如或正身自來般取即應此輩不貯憂疑卿可體彼人情詳兹物理妙加籌度貴協便宜故兹詔示想宜知悉知祥别表兩川部内將校州縣官員緣地里遥遠一時奏報不暇乞許臣權行墨制除補訖聞奏與知祥詔曰據所奏以文武之將僚希尺寸之官賞請卿自稱王爵權行制書卿以未經先奏於宸聰不欲便加於衆意却緣熊羆之武旅懐鐵石之壯心或

立功勞須加爵賞難以具排官氏繁奏聖聰敢希顯降
明文許行墨制亦自朝廷之成命委藩翰以奉宣凡有
施行後當聞奏免憂迫遽庶從便宜等事具悉卿等最
親最舊不溢不驕爰自中興夙參佐命厭大權而不處
守高節以自全成兹令名標於信史洎總兹千乘鎮彼
一隅不將富貴為心惟以邦家是念盡血誠而推戴竭
土産以貢輸每念忠良正深繫賴忽被董璋之逼迫遽
令蜀郡以攜離卿雖外合元兇而内全大節文翰每深

於恭敬使臣盡厚於接延兼聞曾興議於東川欲拜章
於北闕彼既他說此難獨行察卿此際之誠契朕從初
之料今則詔書纔降章表繼來阻推勸之衆情高辭王
爵執變通之成見遠貢臣誠去假號而就真封抑異端
而全大計非卿不能斷此意非朕不能悉此心載閱敷
陳備詳披瀝自然可久可大傳子傳孫長為一面之藩
維永作四方之表式其文武將僚等或武有折衝之術
文多經濟之材咸能賛助元戎削平大憝功勲顯著酬

奬必行所請權行制書貴從宜便雖隨方設教恊遠藩衆庶之情而引古證今異本朝全盛之事切念道途久絶人使纔通在朕方務於綏懷於卿固無於愛惜緬思盡節必認注心自今已後劒南諸道應節度使刺史并州縣官軍府文武將吏等或陞降賢愚或黜陟功過一切委卿逐便選擇差署施行訖奏朝廷更不除人豈惟協彼權宜抑亦表吾委任故玆詔示想宜知悉知祥別表又奏大將軍趙季良李仁罕趙廷隱張知鄴李肇等

五人昨有破董璋之大功臣已權補充五鎮兵馬留後伏乞正授節旄者與知祥詔曰據所奏節度副使知武泰軍節度兵馬留後趙季良馬步諸軍都指揮使知武信軍節度兵馬留後李仁罕左廂馬步都指揮使知保寧軍節度兵馬留後趙廷隱右廂馬步都指揮使知寧江軍節度兵馬留後張知鄴衙內馬步都指揮使知昭武軍節度兵馬留後李肇等臣各已簡署列藩委之共理伏乞特頒詔令各降真恩儻蒙委以節旄則望付臣宣賜仍希眷澤各轉

官階等事具悉卿前鎮彼遠方廹以近患欲作婉成之計須為苟合之容果中含弘自貽誅戮趙季良等體卿忠孝感卿撫綏或獻謀於帷幄之間或効勇於鼓旗之下頼茲奮發致彼廓清今則纔翦宄徒尋輸忠節雖知祥之通變亦季良之贊成况彼皆是重藩並難虛位言念數子叅佐一心不惟功合獎酬兼亦材堪任使但能致理何爽從權所委留司悉諳朕意應布渥澤並可允俞但緣卿自建大功未加殊寵卽俟相次便與施行其旌

節官告等更不差使須宣亦便委卿分付所乞墨制已從別詔處分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便令李環押賜晉國雍熙長公主祭贈絹三十疋及賜知祥玉帶等

四年二月戊午帝對西川進奏使朱滉於中興殿因問知祥比日何如對訖百僚稱賀癸亥制推忠再造致理功臣劍南西川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一

千五百户食實封一百户孟知祥可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劒南東川西川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邑一千五百户賜忠貞佐國保大功臣四月庚午正衙命使册西川節度使孟知祥為蜀王

八月夏州自署李彛殷為綏州刺史乞正授從之

十月壬戌制權知夏州事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李彛超可依前起復檢校司空使持

節都督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南軍節度夏銀綏宥等州押蕃落等使彝超仁福之次子仁福卒三軍立為帥矯仁福奏乞降真命帝聞之以彝超為延州留後以延州安從進為夏州留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藥彥稠等送從進赴鎮仍降詔諭之彝超奉詔三軍擁隔未放離任從進出軍攻之王師加討無功彝超遣使求雪因以授之

冊府元龜卷一百七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姑息第四

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正月西川孟知祥上言給事中韋勲賜五旗旌節官告進銀一千五百兩繒絲一千五百疋時知祥専制劒南動多姑息初奏李肇而下五人分諸州為五帥請朝廷降使及韋勲至成都不甚禮待聊

以貢奉尋僭號於蜀

廢帝清泰元年五月以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師中書令岐國公食邑七千户食實封五百户李從曮可鳳翔尹充鳳翔節度使加邑千食實百户初帝起鳳翔節藏置乏從曮家獻錦袍銀帶用仗等物以助軍實及帝將赴京師岐人叩馬頭願以從曮臨藩許之王建立乃代從曮七月條奏從曮在任所用過省錢詔蠲除之

六月詔平盧軍節度使房知温封東平王知温始與帝

嘗失意於杯盤間以白刃相恐及帝即位知温憂甚帝乃封王爵以寧之知温徑赴雒陽申其宿過且感新恩帝開懐以厚禮慰而遣之

十二月詔以故武安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彭城郡侯邑千户劉建峯累贈太傅可贈太尉其妻厙狄氏贈韓國夫人建峯唐光啟中蔡賊秦宗權之黨淮南之亂與孫儒寇陷揚州儒令建峯將兵寇衡潭諸州建峯乃自為湖南歲餘卒別將馬殷代帥其衆馬氏深德之前後屢

表建峯贈官至是有此封贈

三年六月以右千牛衛將軍權知魏府事張令昭為齊州防禦使捧聖右第二指揮使开立為德州刺史捧聖第五指揮使康福進為莫州刺史先是令昭為鄴都屯駐捧聖都虞候逐節度使劉皓據城叛翼日右副使邊仁嗣已下逼令奏請節旄改授將軍權知而立及福進始與令昭同謀應太原逐延皓朝廷故並授郡印累遣使宣諭託以諸軍虐留未能輕解其意葢俟太原成敗

耳至是除郡又促令赴任以觀其心

十二月以前坊州刺史劉景巖為彰武軍節度留後景巖故河西鄜延帥髙萬全之將校累任至坊州刺史家在延州父子豪右私家有丁夫兵仗埶傾郡邑邑人憚其強多推服之會楊漢章帥延州無政失蕃漢之私是時有詔借括戰馬及壯丁漢章以數千人將赴軍期兵仗鞍馬閱之於野而便戍行景巖密令人撓之言契丹在河東丁壯有去無歸衆心懼殺漢章乃以其衆至景巖

壂推為留後朝廷不獲巳而命之

是年詔放澶州刺史馮暉屬省錢一百萬暉以犒軍為辭故有是命

晉高祖天福元年封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臨清王帝建義太原唐末帝遣延光以本部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合勢及延壽兵敗延光促還心不自安帝入雒尋封列土以寛反側

二年安州屯將王暉殺節度使周環詔遣滄州節度使

李金全以騎兵千人鎮撫其地未及境暉為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不自安金全說遣赴闕密伏兵於野以祖之座上擒其軍校武彥和等數十人斬之彥和臨刑宣言曰周環儉嗇多疑嚴刑峻令暉麗率悖慢怨其約束以至飛語相間各為防虞暉乃無疾針砭數月不出銛竹為矛圖為竊發預其事者暉腹心數人而已行間之卒皆受其制心雖有異敢不從之連雞不棲物之常理夫亂者必戮軍令有之然則王暉元惡天子猶

賜之信誓許為郡守我等見殺非有罪也若朝廷之命是食前言苟將軍之令得無寃乎既戮彦和等其徒皆以兵送赴闕下初金全之將行也帝謂之曰王暉之亂罪莫大焉但慮乎封守不寧則民受其獘故折矢飛詔示之以不戮一人拔暉為淮安守序秩次校以主其兵卿之此行無失吾信至是以彦和等當為亂之日劫掠郡城三日所獲財貨在焉遂殺而奪之帝聞之以姑息金全不究其事授以旄節

三年五月賜汴州節度使楊承祚衣一襲通犀帶靴笏銀鞍轡馬等物又太妃皇后各有所賜帝以鄴城將下光遠方綰兵柄故通姻好以固之所賜汴俗謂之繫女壻

十月宣遣東上閤門副使張瓊祚押福建進來牙一株犀三株玳瑁三十斤銀盃四口臘面茶三十斤香藥二百斤往魏府賜楊光遠

十一月制曰王者居域中之大以天下為家兩曜照臨

必覃聲教二儀覆載咸有寵綏矧夫地鎮南臺心傾北闕逕識興隆之運顯輸翊戴之誠得不竝舉徽章式旌亮節爰當吉日遂降明恩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瑯邪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王繼恭淮水源長綖山系遠代襲弓裘之業家承帶礪之勲劒有龜文乃是干星之器玉稱龍府居為照廡之珍當年已得於佩刀繼世連持於瑞節紅蓮緑水幕中多倚馬之賓貝胄犀渠帳下

悉曳牛之將號令而秋霜肅物撫綏而時雨隨車嶽鎮一方風行萬里而況誠專會禹道著尊周挂帆檣而遠涉滄波貢章表而備陳丹懇菁茅畢至無虧任土之儀玉帛咸來悉是充庭之實爾能若此朕實嘉焉是用益以井田榮之黻冕階昇峻級爵極真王冀旌奉上之心仍錫推忠之號於戲航深梯險爾無怠於恭虔崇德報功朕敢稽於渥澤勉承休命永保令圖可特進檢校太傅福州大都督府長史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内觀察處

置兼三司發運等使封臨海郡王加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賜推忠奉節功臣繼恭圖閩王昶而自立故有是命

五年八月以西京留守楊光遠守太尉兼中書令充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是時光遠有功每以為帝懼己稍干預政事帝亦從之以其子承祚尚主次子承信等皆與一官而恩渥殊等為當時之冠時桑維翰為樞密使往往御前可否其事光遠密知心銜之及范延光歸

命光遠面奏維翰等擅權帝以光遠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領安陽光遠為西京留守兼鎮河陽罷其兵權光遠繇此怨望朝廷潛貯異圖多以珍玩奉契丹訴已之屈又私養部曲千餘人撓法犯禁河雒之人甞如備盜尋册守太尉時范延光致仕輦槖裝妓妾居河陽光遠利其竒貨且慮為子孫之讐因奏延光不家汴雒而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則北走越宜早除之髙祖以許之不死鐵券在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勳以甲士圍其第

廹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光遠尋遣爪牙請移雒下及浮橋推落水中流尸至繆家灘奏云延光自投于河朝廷頗知之以姑息不暇莫能理其事後踰歲入覲帝為置曲宴時教坊樂官皆家在雒陽以光遠左右多縱暴取深衔之因陳戲譏光遠而光遠無慙色帝曰元城之役卿左右皆立功未曾酬獎今各與一郡赴任以榮之因命為刺史者數人乃命青州節度使王建立移鎮潞州遂以光遠代焉光遠面奏請與長子同

行尋授承勳萊州防禦使及赴任僕從姬媵行李至數千騎㶋盈僭侈爲方嶽之最下車之後惟以刻剝爲事

少帝天福八年遣内班曹延丕押玉帶一衣一襲衣著三百疋銀器二百兩御馬二疋賜青州楊光遠是年以單州刺史楊承祚爲登州刺史其官告遣前華州節度副使周光遜送之

九年遣使詔駙馬都尉楊承祚送長安公主乳母傅姆等一十二人歸于青州示柔服也

開運二年杜重威進軍糧九萬八千石鎗一千二百條並在鎮州重威在鎮州日重斂多納與腹心數十輩分利而處皆為宮室會有命移鎮而公私未剖朝廷察知遣殿中監王欽祚權知鎮州軍州事降詔以和糴為名比户籍之欽祚性激訐好邀功利既至真定乃痛劾掌事者盡抉摘重威一行所聚儲蓄而條奏焉重威聞之大怒表曰不知臣有何罪王欽祚封鎖臣員寮口食詞甚不遜朝廷不欲傷其意竟不區分尋追還欽祚故重

臧有是獻將弭其事詔賜重臧茶萬斤絹萬疋充軍糧
價又賜重臧器帛氊帳駿鷹別賜公主衣著百疋以姑
息之
漢隱帝時湖南馬希廣庶弟希蕚為朗州節度使怒希
廣立不以長繇是日尋干戈相侵伐希廣希蕚交訐於
朝廷累降詔和解之
周太祖廣順二年八月樞密使王峻貢第三表辭解重
任賜詔不允翊日峻入朝進謝恩馬三匹峻自居密地

常侍舊恩以國政為己任帝頗亦姑息之李重進鄭仁
誨向訓等皆帝親舊腹心也峻潛忌之每見仁誨等在
帝左右漸見進用尤所不平至是連拜三章求解樞務
帝累遣中使就第宣諭每對使者辭氣益厲又發諸道
節將書祈請保證旬日之間諸藩皆遣驛執奏進納峻
書帝驚駭久之又遣近臣名令視事稠疊慰勉兼宣云
若卿尚未入朝朕當親自迎請峻得宣諭殊未回意且
言車駕若來應是致臣於不測之禍也帝知樞密直學

士陳覲與峻情通乃詔覲諭意令至峻第覲回奏曰峻意解矣望陛下聲言駕幸但嚴駕以待之峻聞車駕將至即馳至帝園勉從之峻果入朝謁見於便殿帝慰勞久之即令視事其要君無禮也如此

十二月戊申以左千牛衛將軍歐弘練為嘉州刺史京兆少尹張仲荀為渝州刺史並放歸本道弘練仲荀皆故湖南馬希範之牙將也弘練以進奉入朝值本鎮亂歸計阻絶仲荀本邸官馬氏既亡朝廷以環衛二尹授

之至是劉言與弘練等書言已為故府攘除寇盜權主山河都無舊人同議藩任已具聞奏請速旋歸故有是
命
是月丙戌武平軍兵馬留後劉言上表曰臣聞域中至大須歸正統之君海内稱尊合奉真明之主事既緣其道阻機且務於從權關河之信使不通戎政之儀章未達寔為睽越罪屬稽留臣前年以馬氏弟兄交相魚肉是希崇之失禦致邊鎬之侵疆當道節度使馬光惠早

副羣情方施㢈政遽多躭惑將亂紀綱三軍商量乃行

廢黜臣繆居上將忽被衆推尋且奏表東吳所冀且安

西土不謂湖南節度使邊鎬多行間諜常畜隂謀致半

年未降於新恩而中使遽來於急詔而又縱横肆意説

誘五溪暗行文書廣齎金帛將會合欲舉攻狀臣請節

度副使王進逵行軍司馬何敬真别差指揮使周行逢

朱全琇張倣等慮其姦計恐致危亡乃舉兵師去平兇

寇自十月三日水陸發兵順水至五日收下沅江九日

又下益陽十四日克復湖南越池邊鎬見其危廹陸路奔逃見發奇兵掩後追逐料行狼狽必恐收擒臣素昧兵鈐曽無將畧幸處軍中之長叨司閫外之權念臣節以徒堅望堯堦而尚𨓜既復瀟湘之土宇永依日月之照臨幸成破竹之功敢慢傾葵之懇且馳單介徑達皇都謹差節度押牙張崇嗣奉表以聞是年十月内言收湖湘尋差人上章至荆南高保融留之自先奏其事言闗其未達乃復令張崇嗣奉表兼别具奏狀縷述其事

曰當道去年以湖南馬希萼弟兄傷寒家國陵夷淮南差邊鎬潛入長沙便為據守扶風一族楚水萬家並押送東吳固無留者當道有兵士二千來衆亦被括將累乞放廻意未允許令春前節度使馬光惠耽荒稍甚僭侈非常三軍商量乃行廢黜臣以位居遷貳衆意推崇辭讓既難藩方無主此際以馬光惠早歸東國累降頒宣臣等例奉甄昇未遑廻變方思述職鄰道可明不謂湖南頻行間鬬彼衆將行討伐當軍須舉兵師冀先定

於熊湘復歸明於象閼東吳早以臣權知戎閫未降明
恩尋有急徵並令歸國其邊鎬唯懷詭詐多畜姦謀況
五溪八州是武陵管屬邊鎬暗齎金帛密與鉤連計料
加兵欲謀攻逼於界首益陽縣下砦聚食屯師自謂士
卒精強濠塹牢固當道節度副使王進逵行軍司馬何
敬真指揮使周行逢朱全琇蒲公益等去十月三日部
署大齊雲戧波魚龍戰棹等三百餘艘計三萬人並陸
路指揮使張倣董從德等押馬步兵士二萬餘人同日

進發五日收下沅江縣獲賊都監劉承遇其賊將李師德等五百餘人並東甲歸降至九日到益陽寨賊衆一萬餘人堅守抵扞攻擊自辰至未其砦自潰殺戮八千餘人捉得都指揮使夏昌活擒八百餘人至十一月橋口湘陰數處相次歸降至十三日當軍水陸俱上經長沙城下邊鎬見其兵勢不敢拒張當夜取東路奔逃至十四日進達敬真差發五千餘人追襲除鎬先次奔竄外掩殺賊衆五百餘人即日進達敬真入湖南城安撫

軍民訖其東吴岳州刺史宋德權尚倚孤壘亦聚強兵探知搬下舟船亦無鬬志十月十八日差指揮使蒲公益押戰船五十隻兵士三千人到岳州城下其宋德權即時藝城而竄便令蒲公益權主岳州招撫生聚其潭州上江諸郡邑見差守宰撫安次且言潭州兵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於朗州帝從之詔昇朗州為都督府在潭州之上

三年正月丙辰制武平軍節度留後檢校太尉彭城郡侯

食邑一千户劉言可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兼三司水陸發運等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進封公邑一千户實封三百户賜推誠定難忠義功臣又以武平軍節度副使權知潭州軍州事檢校太傅新泰縣子邑五百户王進逵可檢校太尉潭州刺史充武平軍節度使改郡侯加邑五百户賜協謀宣力功臣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兼衙內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廬江縣子邑五百

户何敬真可檢校太尉行桂州刺史静江軍節度使進封侯加邑五百户賜協謀宣力功臣皆劉言之請也又以張倣領眉州刺史充武平軍節度副使朱元琇領黄州刺史充静江軍節度副使宇文瓊領海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副使周行逢領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自倣以下皆劉言同起之將校也言又遣崇嗣入朝知進奏院賜靴衫銀帶又賜劉言詔曰卿卓立功勳明彰臣節復馬氏所亡之地安楚人仍舊之邦一境土

疆方資節制大朝藩屏殊切倚毗凡於錫賜之恩皆獎

削平之効惟卿敏達知朕睠懷今賜卿舊屬湖南在京

及諸處莊宅樓店邸務舍屋等又以檢校太保屯衛將

軍楊璨檢校太傅領涪州刺史武平軍節度行軍司

馬從劉言奏也

册府元龜卷一百七十九